

新年首次编队试飞,今年将批量交付—— 国产“翼龙”无人机比肩美军“捕食者”

新年伊始,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无人机“翼龙”,迎来了首次编队试飞。按照计划,这款无人机今年将实现批量交付。军事专家表示,“翼龙”无人机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,很快就能交付使用。



▲“翼龙”无人机于2005年5月开始研制,2007年10月完成首飞,2008年10月完成性能/任务载荷飞行试验,近日完成2015年新年产次编队试飞。它是一架中高空多用途无人机,具备全自主飞行能力,可装载光学/红外相机、光电侦察设备等多种任务载荷和小型空地打击武器,执行监视、侦察等任务。它的机身长超过9米、翼展14米、最高飞行速度240公里/小时、升限海拔5300米、续航时间20小时、最大航程4000公里、任务载荷重量310千克(含燃油)、最大起飞重量1150千克。



▲“捕食者”无人机是美国空军描述为“中海拔、长时程”(MALE)无人机系统。它可以扮演侦察角色,可发射两枚AGM-114地狱火导弹。它是一种遥控飞行器,机长8.27米,翼展14.87米,最大活动半径3700公里,最大飞行时速240公里,在目标上空留空时间24小时,它的最大续航时间60小时、空重512千克、最大起飞重量1020千克。该机装有光电/红外侦察设备、GPS导航设备和具有全天候侦察能力的合成孔径雷达。

“翼龙”无人飞机身超过9米,翼展14米,可以在空中长时间滞留。而进行编队飞行,可以让“翼龙”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更好地分工配合,而这,也是对控制系统极大的考验。

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,进行编队试飞说明“翼龙”无人机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,很快就能交付使用。编队飞行对其自主导航有非常严格的要求,定位要非常准确,否则在飞行中可能发生碰撞。同时实现编队飞行,说明“翼龙”无

人机遥控问题已经完全解决。据尹卓介绍,遥控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用无线电通信手段进行控制,作战半径可达200公里左右,另一种则是由地面飞行员通过卫星对“翼龙”进行远程控制,这种方式可以在2000公里以外实现对翼龙的控制。“它能够进行编队飞行,说明这两种遥控方式都已经测试成功,说明对“翼龙”进行大远程遥控的问题基本解决,这对无人机的发展是很重要的。”

在此次编队试飞中,“翼龙”在贵州的山

地环境中,准确地找到了机场,完成着陆。

军事专家曹卫东认为,这说明“翼龙”的通信系统已经合格,说明飞机和地面人员都可以很好地接收信号,且两者间的配合也通过了检验。“翼龙”能够精准地找到跑道,按照程序着陆,说明飞机的性能很好,可以实现侦察监视并挂载相应负荷,已达到国外同类型无人机的同等水平,下一步便可进行批量生产或交付使用。

“虽然‘翼龙’尚未交付使用,但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,‘翼龙’和美国的察打

一体式无人机‘捕食者’处于同一水平,所携带的武器也不比‘捕食者’少,两个挂载可携带6枚武器,作战能力相当强。”

据尹卓介绍,“翼龙”将主要用于大规模侦察,如边境线上的巡逻,很大程度可以取代人力。在中越、中缅交界的草莽地区、丛林地区,“翼龙”凭借其飞行速度较慢、滞空时间较长等特点,可在该地区进行监视、警戒。同时,“翼龙”能够挂载武器,当对敌方入侵等行为警告无效后,可采取武力行动。(邱越)

· 传记·连载

云去云来

(4)

■文/林青霞

虎穴寺朝圣

虎穴寺(Tiger's Nest)建于1692年,坐落在帕罗山谷中9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,传说公元8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曾经骑虎飞过此地,并在一个洞穴中冥想修行三个月,镇服了占据山头的山神鬼怪,这就是虎穴寺名称的由来。

2008年7月,100位宾客从大陆、港、台三地来到不受污染非常环保的不丹国,参加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礼,我、小秘书和狄龙、陶敏明夫妇早两天到,在饭局中约了叶童和她的夫婿陈国熹一起去登虎穴寺。

车子经过的路途中,几乎到哪儿都能看到滚滚河流像煮开的水一样在翻腾,让我感受到充沛的生命力。偶尔见到徒步于山间的居民,男的身穿垂到小腿的长袍,衣襟交叉叠起,领子和袖口雪白,腰上系着宽布带,黑色过膝长袜配超大码黑色皮鞋。女的穿着高腰及地长裙,上衣袖子长得像古装水袖。单纯的脸上看不见一个愁字,听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,快乐指数却是世界之冠。

从山脚下骑马上山,山路窄而崎岖,我们战战兢兢生怕马儿走不稳掉进悬崖。这六匹还真识途老马,路再弯也拐得稳,地上石头再大也摔不倒。我骑在前面,身后的龙哥一路上不放心地提醒爱妻:“敏明啊!勒紧缰绳!敏明啊!身子坐直!”Amy直说:“我这匹马鞍这样子,身子没法坐得直。”

我们大约走了十分钟才定下心来欣赏四周的景色。天空是这样的澄蓝,山上青葱的绿树密密麻麻的,看起来就像是野菜花,山岚围绕着群山,空气清凉而甜美,彩蝶在周围飞舞,大自然里见不到

一根电线。我们这些外来客仿佛置身于古代的桃花源。

不知道骑了多久,好不容易骑到终点,还要再爬七百级楼梯才能到达寺庙,Amy让我们先走,她要留着力气下山,决定不爬了。我们爬的石梯有时往上,有时往下,经过瀑布,跨过溪水,终于到了虎穴寺。原来寺庙并不雄伟,一座座贴着崖壁而建,在这饶有仙气的境界,大家静静地上了虎穴寺,供着莲花生大师雕像的厅不大,信众们轮流上前膜拜,我们也一起虔诚地跪拜。

经过了身心的洗礼,轻盈地步出寺庙,靠着栏杆往下望,远远地望见龙哥小小的身影正往回走,心想我们那么困难地爬到了虎穴寺,他怎么不在此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呢?原来他是放心不下他的爱妻,先回去陪她。我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、所闻,突然有所感悟,这不就是人生的历程吗?当你到达了目的地、到达了最高峰,总有下山的时候,上山的路再难走,但是这一路上的过程也是值得回味的。

下山了,也开始下雨了,一下雨土地泥泞就更难行走了,大家互相照应,小心慢走。雨下得更大了,简直是倾盆大雨,还好山腰有些亭子可以躲雨。大家坐在那儿等雨停。

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龙哥在吟诗。

对着雨景、对着大山、对着远处的虎穴寺,谁还舍得说话,我想大家都在咀嚼龙哥诗里的意境。这是宋代词人蒋捷的《听雨》,这何尝不是我内心的写照。

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,我唯一的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,只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,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、事、情。 下期关注:寂寞孤岛

· 小说·连载

别对我撒谎

(14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康纳和苔丝的意外重逢

瑞秋看得出来,为苔丝的儿子办理入学手续时,露西·奥利瑞和她女儿都想着珍妮的事。当露西知道桌上的照片是瑞秋的小孙子后,她们就不停地夸赞照片中的小儿子。

“我每周照顾他两天。”瑞秋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电脑屏幕上,“然而,我昨夜得知他们的父母要把他带去纽约两年。我会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他。”瑞秋的声音难以自控地变得沙哑,还急躁地轻咳几声。

瑞秋等待着眼前二人给出今早所有人一样的反应:“真为他们感到高兴!”“多好的机会!”“您会去纽约看望他们吗?”

“真是难以置信!”露西愤怒地感慨。她将手肘重重地拍在轮椅臂上,像个易怒的学步儿童。露西的女儿本忙着填写表格,这时候抬起头皱了皱眉。

“抱歉,瑞秋,我不该……”可怜的露西看上去吓坏了。

瑞秋摆摆手打消露西的歉意。“不必感到抱歉。谢谢你。这事的确出乎我的预料,我会十分想念她。”“看看是谁来了。”瑞秋的上级,特鲁迪校长突然飘进房间。她那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披着一条针织围巾,几缕灰色卷发从发髻中跑了出来,左脸上还沾上了红色颜料。

“这就是我先前提到过的男孩,”瑞秋介绍道,“利亚姆·柯蒂斯,他正报名就读一年级。”“当然,当然。欢迎来到圣安吉拉小学,利亚姆!上楼梯时我还想着今天要见一位名字由字母L打头的小朋友。L正巧是我最喜欢的字母。快告诉我,利亚姆,你最喜欢的三件事是什么?”她每说一个词就扬一扬手指,“恐龙?外星人?超级英雄?”

利亚姆陷入了沉思。“他很喜欢恐——”露西刚要开口就被女儿拦住了。“外星人。”利亚姆终于做了回答。“外星人。”特鲁迪点点头,

“我会记住这一点的。这两位是你的妈妈和外祖母对吗?”“没错,我是——”特鲁迪没等露西说完,含糊地朝她们所在的方向一笑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们。”她很快又转向利亚姆,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我们呢,利亚姆,明天吗?”“不!”苔丝突然变得警觉,“起码要过完复活节。”“你喜欢复活节彩蛋吗,利亚姆?”特鲁迪问。

“喜欢。”利亚姆坚定地回答。“正巧我们明天打算举办一场盛大的‘寻找复活节彩蛋’活动。”“我超级想参加这个活动!”“是吗?太好了!这样的话,就一定要提高难度,让游戏更有挑战性。”特鲁迪瞥了瑞秋一眼,“一切尽在掌握中?瑞秋……”她带着悲伤的表情指了指桌上那堆对她而言像天书一样的文件。

“尽在掌握中。”瑞秋确认道。“真好,真好。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”特鲁迪说完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并关上们。瑞秋想象着她正在扫去键盘上的仙粉,除此之外,她也不会再在电脑上做什么。

“我的天哪,她和维罗尼卡·玛丽修女可真不是同一个池子里的鱼。”瑞秋欣赏地哼了一声。她记得维罗尼卡·玛丽修女,她于1965至1980年担任校长,是位很棒的校长。这时敲门声响起。透过结了水汽的玻璃窗,瑞秋看到一个男人高大健硕的影子。他把脑袋探了进来。是他。瑞秋缩了缩身子,仿佛眼前是只毛茸茸的黑蜘蛛,而不是这相貌极普通的男人(居然有女人赞他“雄姿英发”,简直太好笑了)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,克劳利夫人?”他永远像男孩一样拘谨而尊敬地这样称呼她,目光相遇的瞬间,他也如从前一样赶紧避开。“他的眼睛里藏着谎言。”每次见到他,瑞秋脑中都会响起这魔咒般的话,“他的眼睛里藏着谎言。”

“抱歉,打扰您。”康纳·怀特比说,“我知道我能不能拿到关于网球夏令营的表格。”

下期关注:父母亲的干涉